

【寿郊】猎人与狗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391418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391418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殷寿/殷郊 , 寿郊 - Relationship
Character:	殷寿 , 殷郊 , 姜王后 , 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
Additional Tags:	暴力 , 不良关系 , 父子 - Freeform , Light BDSM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28 Words: 13,205 Chapters: 1/1

【寿郊】猎人与狗

by [RealLULU](#)

Summary

当你以为自己是猎人的时候，殊不知，你才是那个被凝视已久的猎物。

暗黑报社伪he文，含心理暗示、暴力、非自愿行为。极度阴间产品，不喜勿喷。冷cp热度不高，你们的留言都很珍贵哦！谢谢大家！

Notes

殷寿从头到尾，都没有爱过殷郊。

阴沉的午后，昏暗的光线透过百叶窗稀稀疏疏洒在实木办公桌上，一中年男子正沉吟着翻看一份文档。手下压着的另一份文件抬头上赫然写着“亲子鉴定”。

“殷先生，这是您要的个人资料。这人今年二十二，去年刚考上X大医学系……”

“好的，你先去忙，有需要再找你。”

男人甚至没有抬头，只是挥了挥手，继续翻阅。

面前摆放着的实木相框里，一个年轻的女子打扮休闲，笑靥如花。资料文件中的男孩，恰好，有着一双和她一模一样的眼睛。

深夜，卧室，紧闭的窗帘，昏暗的脚灯提供一点微亮的光线。宽大的床上二人肢体交缠，

肉体碰撞的声音和少年清亮的嗓音相互交映，画面暧昧而潮湿。

处于下位的男孩一直努力咬着嘴唇，上位的男人见了，缓和撞击的动作，深入浅出，低头去吻他。

少年迷迷糊糊中接受了这个吻，下巴被男人硬硬的胡渣刺得忍不住笑着躲：“唔……扎得疼，爸爸……”

“再喊一遍。”

“爸爸。”少年搂住男人的脖子，又小声喊了一遍。

男人笑了，狠狠地又亲了下去。“乖，爸爸爱你。”

当你以为自己是猎人的时候，殊不知，你才是那个被凝视已久的猎物。

殷郊第一次遇到那个年长男人的时候，他正搂着一个年轻的小男孩，往热闹的酒吧深处走去。他有着深邃的眉眼，高大的身材，一头卷曲的头发，漫不经心的脸上有岁月留下的痕迹，满满的男性荷尔蒙隔着一条街扑面而来。男孩在他的怀里，犹如一只温顺的宠物，仰着头看他，眸子里都是崇拜和爱慕。

就短短一瞬，男人便消失在酒吧炫目混乱的灯光里。

殷郊感觉自己的心被撞了一下。

殷郊的童年记忆只有城郊处孤儿院里的生活。据院长说，裹着他的襁褓上绣着一个“殷”字，因为是在郊外捡到，因此取名“殷郊”。很小的时候，殷郊会给自己编故事，也许因为爸爸妈妈被仇人追杀，只好忍痛抛弃自己的孩子。说不定某一天，他就可以回家了！

8岁生日那天后，他再也不会给自己编故事了。

接受自己被父母抛弃事实的殷郊反而不执着于回归所谓的正常家庭。他读很多书，背很多单词，每天不停地学习。他想要上大学，去更好的世界过属于自己的人生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他在读书方面很有天赋，连校长都对这个孤儿院来的孩子格外重视。

带着孤儿院的关心和学校的呵护，殷郊考进了当地著名大学的医学系。他不能决定自己的出生，却想为别人的生命去努力。

命运对于这样善良又可怜的孩子总是格外苛责；而殷寿的出现，就是他噩梦的开端。

经过上次的偶遇，殷郊开始刻意绕路回家。有时候不知不觉，双脚会无意识地往那个酒吧所在的街道走去。他小心翼翼地探头，向四处张望，小声问命运能不能让他再见一次那一面后就难以忘记的面孔。

命运残忍地笑了。

又是一天实习结束，殷郊踏着落日的余晖，影子拉得长长的，落叶在他的脚下咯吱咯吱响，好像发出不忿的呐喊。

他再一次站在酒吧门口，像往常一样，并不抱希望地装作漫不经心地逗留了一会儿，随即便要离开。

但这次和往常不一样的是，他刚抬起脚，一辆敞篷跑车轰鸣着马达从街口转弯甩着完美的流线闪现。他怔怔看着那辆车就在自己跟前蓦地停了下来，下一秒，那个他已经迫切等待了一辈子的男人，打开车门，迈着一大长腿，从驾驶座上跨了下来。

时间仿佛凝固在眼前。

殷郊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。他不知道自己瞬间的失聪是为什么，更不明白心脏尖叫着疯狂往胸膛撞是为什么。

男人似乎注意到他一瞬不瞬的注视，轻轻回头瞥了一眼。只一眼，顾盼生威，气势十足。

四目对视，殷郊感觉血液整个往头上涌，脸一下子涨得通红。

殷郊花了很久才找回自己的呼吸。他不知道这种感觉叫什么，但他知道，他的灵魂已经被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年轻人总以为爱情是可以拿捏的，但年长者会告诫你，不要轻易触碰感情，因为你不知道等待着你的，是真实，亦或陷阱。

可惜，年轻人没有年长者的告诫，殷郊也没有命运提醒他小心殷寿的出现。他只知道，自己有着一张极具冲击力的俊美脸庞。从小到大，无数人赞美过他的容颜，说这样美丽的一张脸，不属于世俗。在一个个因为腿骨疼痛彻夜难眠的夜晚后，他的身高更成为他傲人的资本。走在人群中，没有人能猜到他是孤儿院里没人要的小孩。

然而面对着空荡荡的出租房，想起男人眼看就价值不菲的跑车，殷郊又怎么敢去设想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

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却偏偏发生了。

他第三次见到殷寿的时候，殷寿坐在一辆豪华的轿车后座上，防窥视的玻璃窗缓缓摇下，他就斜斜依靠在窗边，似乎在吩咐着司机什么。

殷郊远远看着，有一种极强烈的欲望驱使着他过去攀谈，但有限的自尊又把他的双脚牢牢固定在原地。

司机打开车门，环顾一圈，似乎在找人。看到他时眼睛一亮，对他招手：“年轻人，你过来！”

殷郊一愣，喊我吗？

殷郊下意识看了眼年长者面无表情的侧脸，心脏又不受控地在胸口跳出了存在感，扑通，扑通。

司机小跑过来，打开后车门，引殷郊坐了进去。宽敞的后座，豪华的内饰，殷郊只扫了一眼，就对上了男人灰绿色的瞳仁。

男人也在打量着他。

殷郊不知道的是，他以为的第三次见面，于男人可能是第三百次；他以为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，男人却已经看过他各种角度的照片。

男人开口了。他的声音相当有磁性，他说，他叫殷寿。

殷郊的大脑空白了一瞬间。他不知道自己想了什么，似乎想了很多，从他俩竟然一个姓，他会不会是自己的父亲，到他为什么主动介绍自己，又似乎什么都没想。

他再问：“不自我介绍一下吗？”殷郊的嘴唇抖了抖，甚至没来得及回答。

“你似乎很喜欢逛这里，我看到你每天都来。”殷寿慵懒地靠在真皮座椅上，手指在椅背轻轻敲击，一双眸子紧紧盯着殷郊。“出来卖的？”

殷郊目瞪口呆。

他不知道殷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知，但仔细一想，一个天天游荡在酒吧周围的漂亮男孩，给人这样的误会，并不奇怪。但想到殷寿竟然是这样看自己的，殷郊有点难过。他更希望是以一个正常的、甚至高姿态的身份认识面前的男人，而不是这样狼狈，被当街逮进车里，问他值多少钱。

殷郊有半秒的犹豫，想要告诉他，自己是大二医学生，正在附近的医院实习，想告诉他自已并不是人尽可夫的站街男，想告诉他，第一眼见到他时候他震如擂鼓的心跳，但他又担心，这样苍白的解释是否反而会越描越黑。最后的最后，他只是垂下眼睛，轻轻地“嗯”了。

殷寿似乎觉得很有趣，笑了起来。他伸出手，有那么一秒钟殷郊以为他会掐住自己的脖子，但最终，下巴被有力的大掌握住。厚实的手掌带着热度，掐在殷郊稚嫩青涩的脸颊。殷郊尝试着躲了一下，却被强硬地掰过脸，一切表情都在殷寿的注视下，无可遁形。

目光流连在他的脸庞上，一路滑到嘴唇。殷郊不安地抿了抿嘴，就看到殷寿目光灼灼地盯着他。殷寿眼神里有他看不明白的笑意，满意和欣喜，不屑和鄙夷，他似乎透过自己，在看另一个人。

最终，他松开了对殷郊的钳制。“你的眼睛很漂亮。”

殷郊长长的睫毛垂下，掩盖住他情绪复杂的双眼。

“那么，多少钱一晚上呢？”殷寿的手指在他的领口游走，殷郊觉得自己身体随着他的动作起了酥酥麻麻的反应，他不安地试图解释：“其实我不是……”

“不是要钱？那你要和客户谈感情吗？”

殷寿笑了，倾身吻住殷郊柔软的带着少年气息的嘴唇。

殷郊倒抽一口凉气。

男人撬开紧闭的唇瓣，温柔地挑逗着男孩的舌头，带着浓浓侵略的气息。他吮吸着殷郊口中的蜜汁，攻城略地般剥夺他口中仅剩的空气。

殷郊感觉自己要窒息在这个吻中了。

但他不希望停止。他的双手无力地垂在身旁，拉伸的弧度更像是引颈就戮的天鹅，向死而生，带着荣耀和高贵。

从小到大，殷郊一直渴望着被拥抱。虽然院长对他很温和，但没有真正属于他的拥抱。他想要被温暖的怀抱紧紧裹住的感觉，想要被珍视、被拥有、哪怕令人无法呼吸也不舍得抛弃的感觉。

而此时此刻，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。

殷寿吻着他，把他搂进怀里，箍紧他的身体，托着他的脑袋，像是对待无上的珍宝。

殷郊怎么会知道呢，他的的确确本该是无价的珍宝。

但此时此刻的殷郊受不住。他在梦中幻想过无数次这样的画面，却没想到会在此刻发生。

殷寿吝啬到只给了一个拥抱，他便彻彻底底地沦陷。

猎人的陷阱，总是具有绝对的目的性。地点、大小、深浅。不懂事的猎物跌进去之前，都以为自己可以毫发无伤地逃离，就如同眼神迷蒙间的殷郊。

后来的一切都是模糊的，他答应了殷寿的邀约。在去酒店的路上，他一路都被圈着倚在殷寿的怀里。殷寿的胸膛非常厚实，非常可靠，靠在上面，让人满满的安全感；哪怕殷寿的手在他胸口大力揉捏着，他都可以咬着嘴唇默许。

当殷郊站在淋浴间内，耳畔回响着殷寿贴着他耳边落下的吩咐“把自己洗干净”，他终于有了短暂的清醒。事情的发展出乎他的预料，他没有想过会被带到豪华套房，关了房门，任人宰割；而在此之前，他唯一的性经历只是和自己的右手。

过了二十分钟，殷寿看到一颗毛茸茸的脑袋从门后探出来，裹着洁白的浴巾，小心翼翼地站在那里。头发还滴着水，脸被热水蒸得红红的，手指紧张地抓着浴巾一角。

殷寿笑了，放下茶盏走过去，把他搂在怀里，一手探过身后揉上他弹性饱满的臀肉，就要吻他。

鬼使神差，殷郊竟然躲了一下。

明明什么都没有变，但殷郊就是察觉到殷寿有些不高兴了。他垂着眼睛，感觉殷寿带着恼怒的气息扑在鼻间。

殷寿面无表情地松开他：“床上趴着。”

殷郊攥着浴巾的手指微微用力，他察觉到男人不满的情绪，一瞬间有些恐慌。如果殷寿现在起身离开，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强力地挽留他，还是大松一口气后的失落？

踌躇片刻，殷郊最终选择了顺从。他慢慢走到床边，面朝下趴在巨大的床上。干燥清洁的床单，是高档酒店的硬挺质地。

“浴巾脱了。”殷寿的语气里已经带上了不耐烦。

带着浓浓的羞耻感，殷郊撑起自己，咬着嘴唇从床上爬起来，解开浴巾的结。浴巾滑落在地，整个人赤身裸体地站在殷寿面前。小麦色的肌肤透着年轻的光泽，精而不柴的肉体，泛起因羞涩带来的绯红。被殷寿的目光一扫，下身竟颤巍巍地抬起头。

尴尬如斯，殷郊手忙脚乱地爬上床，两瓣蜜色圆润的臀肉晾在空气里。

殷寿阴翳的眼神里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，他好整以暇地吩咐：“腿分开，屁股抬高。”

殷郊忍着难堪，撑起身子，按照他的要求动作。下一秒，一只温热的大手按上他的大腿内侧。

殷寿随意地摆弄，把他的腿分得更开，臀部高高翘起在半空中，分身就晃荡在双腿之间，臀间的蜜穴若隐若现，像是邀请，又像是展览。凉风吹过两股间，皮肤泛起一片鸡皮疙瘩。

殷寿欣赏他的配合，顺手在肉臀上落下一掌，肉弧抖了两抖，留下一个颜色分明的红掌印。

殷寿站在他身后，从容不迫地等了三分钟。这三分钟于殷郊而言如三年般漫长。

他的脸涨得通红，胸膛起起伏伏，却没有勇气摆脱现在局面，任由殷寿的目光在他全身梭巡。第一次在一个几乎陌生人面前，被脱光了衣服，看光了全身，甚至还有更难以预料的事情等着自己。殷郊觉得自己是不是脑子哪里不正常了，任由对方摆布；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有这样的欲望去做，他虽然紧张难堪，却并不害怕。

好像殷寿本是这样的，好像他本该这样的。

等殷寿的手在他后背脖颈处轻轻抚摸的时候，殷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舒适。他几乎忘记自己是以怎样的姿势展现自己最脆弱的一面给他，反而因为殷寿温柔的态度被软化得一塌糊涂。虽然殷寿开拓他的动作很粗暴，但他后入的时候确保了殷郊能够很好地容纳。殷寿非常巨大，殷郊努力屏住呼吸，放松自己，让他可以顺利入港，即便如此，当殷寿按着他的背，开始缓缓移动，殷郊背上已是一层薄汗。

殷寿再一次吻殷郊的时候，他的双脚架在他的双肩上。四肢大敞，被反复攻击下身脆弱点，殷郊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资本。殷寿堵住了他上下两张嘴，拆散了他的身体，让他像个柔弱的娃娃一样在他身下，予取予夺。穴口被硕大的阳具反复拉伸开，用力间泛起一圈圈白沫，殷寿掐着他的大腿，大力进出，肉体撞击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，大有吞吃入腹的架势。

后肛被摩擦得火辣辣得疼，甬道被狠狠塞满，疼痛中带着舒爽，殷郊又疼又麻，眼泪忍不住流出来。殷寿撑在他上方，紧紧盯着他朦胧的泪眼。最后冲刺的时候，他猛捣数十次，拔出来，湿热粗大的柱状体喷射出大股大股的液体，尽数洒在殷郊的胸膛上。他用手捻了自己的精液作为润滑，伸下去握住殷郊仍高高翘起的身，体贴地帮他也纾解了欲望。

殷郊喘着粗气，身体颤动着泄在殷寿的拳头里。等他从高潮的余韵中慢慢回过神，就看到殷寿对着他摊开手掌，一滩白浊液体赫然在目。

“你自己的味道，尝尝看。”

殷郊被殷寿无耻的要求惊呆了，他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！殷寿是笑着的，但态度却很强硬，殷郊不知道他究竟是开玩笑，还是说真的，一双圆圆的大眼睛迟疑地看着殷寿，不愿动弹。

殷寿用沾满精液的手摸他的脸，掠过他挺翘的鼻尖，触碰他柔软的嘴唇，拇指撬开他的唇瓣，在齿尖游走。殷郊只感觉脸湿湿的，尝到淡淡的咸腥，是他自己的味道。脸慢慢地红了起来，但殷寿看他的眼神如此专注，以至于他感觉不到其他任何羞耻或是难堪。

“下次记得，我吩咐你的话，不可以迟疑。”这句话的结尾，伴随着殷寿在他脸颊上拍落的一巴掌。啪，湿漉漉的，不疼，但殷郊打了个激灵。

殷寿临走前提出给殷郊三千块的酬劳，被严词拒绝了。殷寿看着殷郊慌忙摆手的眼神里似乎有怀疑，又有冷笑，但他只是点点头。彼时他已经穿戴整齐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

只是凌乱的被单，全裸着的少年满身的红痕与印迹，以及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情欲气息，暴露了他的秘密。

殷寿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名片，放在床头柜上，告诉殷郊如果缺钱了就找他。殷郊其实挺高兴他会这么说，哪怕被误会成了男妓，但他想知道这算不算是殷寿对自己的肯定，他甚至提到了“下次”。虽然这和殷郊想象中的发展大相径庭，但他们确实实实在在上过床了。想到他深埋在自己身体里的快感，不得不说，他是期待的。

后来他们确实约了第二次，第三次，第四次……等到殷郊意识到自己似乎已经完全陷入这段关系里的时候，距离他们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大半年。

每次殷寿的私人助理都会提前三个小时告知殷郊等待，到时会有一辆黑色的遮挡得严严实实的商务车停在他家楼下，打开车门，殷寿会坐在里面，笑容满面地迎接殷郊。他会主动给殷郊一个拥抱，而被抱过的殷郊，面对殷寿的任何话，都提不起丝毫抵触的情绪。他会关心殷郊最近的“工作”如何，完全没有介意殷郊靠肉体吃饭。殷郊会说“还行”“还可以”的话，想办法糊弄过去；有过了第一次的隐瞒之后，殷郊下意识不敢暴露自己欺骗了他的事实，怕失去殷寿对他的信任，怕失去来之不易的拥抱；因为难以启齿辩解，索性任由误会。

一般他们在车上就会开始第一轮的酣战。一开始殷郊非常不适应，但当阻隔司机和后排的隔板落下，车厢便成了极其私密的空间。耳边又有殷寿小声的劝慰，他会不知不觉答应殷寿的无理要求。殷寿拉开拉链，只露出一截阴茎，让他跪在地上舔。硕大的顶端就能堵住他的嘴，殷寿却还不满意，一直要求他放松喉咙处的肌肉。从未有过经验的殷郊，只能笨拙地用舌头取悦他，满口鼻的腥味和男人的气息，让他相当不适，几乎窒息。稍一松懈，阴茎滑出一段，冷不防殷寿一把拽紧他的头发，按压在胯下。他的发根被扯得生疼，嘴上却再不敢停下来，仍在反复进出。到最后殷寿泄在他的嘴里，他呛了许久，呛到眼泛泪花，仰起头，小狗般无辜的大眼睛望着他，就听殷寿冷冷地说：“咽下去。”

殷寿还会在进入房间前，就在车厢里把殷郊玩得浑身湿漉漉的。他会亲手剥掉殷郊的衣服，让他躺在真皮座椅上，抱着膝盖后侧，用按摩棒不断找寻他的敏感点。他会一点点插进他的体内，带着有规律的震动，严肃得好像在进行什么医学研究，直到触碰到那个敏感点，然后把按摩棒拨到最高档。殷郊对此害怕得不行，又爽得不行，头皮炸开的快感让他哭得什么知觉都消失了，在座椅上翻滚，大脑只剩下混沌，眼泪疯狂涌出来，打湿了头发。分身翘得老高，不断往外冒水，又被殷寿的大掌恶意揉捏挑弄，很快就泄得满座都是。殷寿故意让他看自己羞耻的印迹，却不让他动手清洁，等到了酒店房间里，就逼他躺在床上自慰。刚刚泄过的身体还在不应期，殷郊怎么撻都毫无动静，羞愧地看着殷寿，快要哭出来。殷寿会轻轻抽他的脸，骂他不听话的东西，然后插进已经被按摩棒开拓好的温热后穴，慢慢享用完全敞开的肉体。

殷寿在床上的技术非常好，这是殷郊在不断实践中积累的认知，他从来没有让他真正受伤过，除非他想。即便是温情的猎手，也会偶尔露出獠牙。殷郊第一次真正窥见殷寿儒雅和煦面目下的另一张面孔，是在深秋的某一天。那天殷郊被分配到一台大型手术做助理，没有接电话，消失了七个小时。他疲惫不堪地结束工作，拖着耗尽体力的身体慢慢走回家，意外在家楼下看到了熟悉的商务车。

殷寿冷着脸让他上车，没有拥抱，没有说话，直接去了酒店。殷郊局促地坐在他强大的气场旁，手脚都不知道放在哪里，殷寿让他洗澡不准擦干，他走出浴室湿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。事实证明，沾了水的皮带抽起来确实能脱层皮。殷寿没有顾忌，脸上身上，抽到哪里是哪里。等殷寿觉得打够了，把皮带往床上一扔，殷郊已经浑身是伤，胳膊、后背、大腿，红紫交加，层层叠叠的皮带印，间或有划破的伤痕，如惊弓之鸟一般，倒在地上不敢呼吸。最后还是被上了，殷寿抓起他的胳膊，把他拖到床上，残忍地掰开已经青紫高肿的

臀肉送了进去。那次殷郊哭得非常可怜，不是因为高潮情动流的泪水，纯粹是因为伤心。殷寿打他的时候，他已经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他还是很想问他，我这么爱你，原来你从来不爱我吗？

没有护理，没有安抚，被丢回家的殷郊当夜就发起高烧。因为是一个人住，没有人照顾他，他就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。迷蒙间，他想起很小的时候，孤儿院的院长抱着他，给他讲故事；故事里的妈妈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，勇敢地和坏人搏斗。殷郊问院长：“那我的妈妈呢？”院长笑着把他搂得更紧，对他说，虽然他和自己的妈妈暂时走散了，但他的妈妈一定有一双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眼睛。天上的小神仙要是看到这么两双一模一样的眼睛，肯定会让母子俩再相遇的。

“妈妈……”殷郊想问小神仙，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，他和妈妈还是没有遇见呢？是因为妈妈也讨厌他吗？“妈妈，我好渴……”

躺了足足一天一夜，烧才稍微退了，殷郊勉强攒足一点力气，爬起来吃了药，给自己煮了碗方便面。随后的几天，他除了认真上班，晚上小心翼翼给身上的伤痕抹药膏，一直掰着指头数殷寿消失了多久。冷静下来想想，那天殷寿确实等了很久，可能也为自己的安危担心过，虽然下手很狠，但怕是急了，才这么凶残。殷郊觉得这些理由很是站得住脚，慢慢的心里对殷寿的气也消了一大半，开始纠结殷寿是不是单方面和他断绝关系。他们这段莫名其妙的关系维持到现在，已经是匪夷所思，但是，如果真的就此分开，殷郊涂药膏的手慢慢停了下来，叹了口气，不得不说，他舍不得。

殷郊一直知道自己有一张非常漂亮的脸，但越是知道，越是害怕自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认可。长大了之后，他渐渐明白，或许是因为从小被父母遗弃，导致他没有自信，没有能力接受爱；但即便知道根源在哪，却很难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。但殷寿，殷寿是不一样的。第一眼，他就感觉到了如地心引力般难以抵抗的吸引力。想靠近他，想被他关注，想成为他关注的焦点。而殷寿真的为他做到了。他第一次体会到来自陌生成年男性的绝对关注。当他俩独处的时候，殷寿能保证全部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，他会看着他，和他说话，抚摸他的身体，触碰他敏感的部位，带他攀上巅峰；哪怕他打他，也只是因为他。

殷郊不希望这种独一无二的关注消失。他太缺少这样的关注了。哪怕这段关系只占殷寿生命中很小的一部分，可这是殷郊生命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

因此，当他十多天后的一个周末，走下楼，看到那辆无比熟悉的商务车时，激动得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口。他几乎是战战兢兢地爬上后座，面对殷寿的目光，甚至不敢抬头看他。殷寿淡淡地问一句：“伤好差不多了？”他听到殷寿关心自己，涌起的是巨大的惶恐。不敢相信过了这么多天，他还在记挂着他的伤。那一瞬间，内疚愧疚歉意齐齐迸发，殷郊感觉要崩溃了。

殷寿盯着他，就看他嘴角微微垂下，抖着嘴唇，张口却是忙不迭的道歉。他不停说对不起，不停解释自己不是故意不接电话，说上次是自己忙，没有注意，浪费了殷寿这么多时间等他。

殷寿捏着他的脸转向自己，一双狗狗似的眼睛已经含着泪，眼眶红了一圈，怕是再多说两句就能哭出来。殷寿嫌弃地皱起眉头，下一秒仍耐着性子安抚，告诉他等不到他的自己有多着急。“虽然你也有错，但我是打重了。你能原谅我吗？”

殷郊一听他竟然还向自己恳求谅解，眼睛一眨，眼泪就滚下来，哭得呜呜咽咽。殷寿笑笑，用手指拂去他的泪珠，再一次向他张开怀抱。殷郊几乎是扑了过去，把自己埋进这个期许已久、温暖扎实的怀抱里，不顾自己满脸的泪水，试图用殷寿的西装闷死自己。

当天晚上，殷寿第一次留在酒店里陪殷郊过夜。激情过后二人裸身相对，殷郊半趴在殷寿

厚实的胸膛上，殷寿的大手就在他右臂上摩挲。

“回去后来自己擦了跌打膏药没有？”

“嗯擦了。”殷郊不想多说自己发烧生病的事情，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，此时此刻的氛围太好，他在享受慢慢滋生弥漫在他们之间、名叫“爱情”的东西。

殷寿看他一眼，“讲话不清不楚的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你打人真的很疼。”声音闷闷的，“下次不可以这样打我了。”殷郊没有底气地说。

“老子打儿子，天经地义。”

殷郊惊讶地半撑起身子看他，“你什么时候成了我爸爸？”

殷郊觉得好笑，内心却痒痒的被撩拨。殷寿提到“爸爸”，他很喜欢这个词；殷寿说自己是他爸爸，让他有种被爱着的安全感。

殷寿不接话，只说，喊一声爸爸来听。

殷郊犹豫了半秒，开口，轻轻地喊了一声，爸爸。

殷寿笑了，他摸摸殷郊的脑袋，笑着说：“好，乖儿子，以后就这么喊我。”

殷郊一时间受宠若惊，仰着头去寻找殷寿的目光。

殷寿低头亲他的嘴唇，笑着又喊了一遍：“乖儿子。”

殷郊开心地把头埋进他的怀抱，紧紧抱住殷寿。殷寿不会明白，他刚才那句话对于一个从小没有父母的人而言，是多大的冲击。他承认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，他会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爱我吗？刹那间，殷郊觉得自己更爱殷寿了。

然而，在他没有看到的地方，殷寿的笑容不知道为什么，看起来有一点点残忍。

这段小风波之后，殷郊对殷寿的依赖更甚；同时，他也很开心地感受到殷寿对他的在乎愈加明显。他会要求他报备行程，什么时候，在哪里，和谁。殷郊没有办法，老老实实告诉了他自己在医院实习。殷寿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笑着掐他的脸，“原来我的小狗这么厉害”。殷郊听了可开心呢，“我的小狗”，是殷寿的呢。他身后看不见的小尾巴摇得更欢，殷寿处理公务的时候让他跪在自己脚边扮演小狗，他没有拒绝。

跪过一次，后面再跪就变得不那么难以接受了。殷寿会用精致的颈环圈住殷郊，告诉他你现在还不是我的小狗，今天晚上你能不能获得我的认可，要看你自己的努力。为了获得奖励，殷郊一步不敢踏错，当殷寿宣布他成功当选最佳小狗，可以去洗澡等待奖励的时候，殷郊差点站不起来。再后来，殷寿会把他剥光，让他后面含着肛塞尾巴，在房间里爬行。殷郊会有一点点的不舒服，但是每次到最后，殷寿都会蹲下来，捧着他的脸，凝视着他，夸他做得很好，说他为他感到骄傲。殷郊没办法拒绝这个。到后来，当殷寿抬起手，殷郊就会条件反射跪到他的手掌下，任由他轻轻抚摸自己卷曲的头发。

殷寿开始在他身上用更多的道具，除了手铐捆绑，口球也是其中之一。殷郊的声音，清脆，清亮，带着少年人的语调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殷寿更喜欢他发不出声音的样子。他会

用口球固定住他的下巴，让他双唇大开，口水不受控制地慢慢滴下来，在地上汇成一滩。与此同时，殷寿会用细长的藤条抽打他，看他疼痛难忍，却不得不忍受的样子。“嗖嗖”的挥舞声在耳畔反复，光滑细腻的皮肤被破开一道道刺目的红痕，痛楚从落下的那一刻蔓延到神经的每一寸，殷郊害怕到全身发抖，但他没有拒绝。只有咬牙坚持到殷寿觉得足够了，他才可以获得奖励，他才有资格被殷寿插入，蜷在殷寿的怀里入眠。

树叶绿了变黄，微风吹过带起丝丝凉意，殷郊在殷寿的爱中沉沦愈深。平日里，殷寿对他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；床上，二人更是浓情蜜意，颠鸾倒凤。他会主动喊他“爸爸”，而殷寿给予的回应总是十分热烈。情到深处，殷郊甚至觉得没有殷寿的人生，已经毫无意义。没办法24小时和殷寿待在一起，殷郊倍感煎熬，只希望殷寿带着他远远逃离这喧嚣的世界。

随着二人关系的深入，殷寿开始把殷郊带回家里。殷寿在市区外有一别院豪宅，装修低调奢华，殷郊按捺住被邀请进家门的雀跃心情踏进大门。偌大的屋内开足了暖气，软软的地毯踩上去有种享受的感觉。殷寿笑他呆呆的样子，低头亲他乌黑的发顶，“我现在有事，自己玩会儿可以吗？”这种对待小朋友的态度，每次都能让殷郊心里满足到冒泡泡，他凑过去抱了殷寿一下，点点头。

殷寿没有给殷郊划出明确的界限，但殷郊清楚地知道有些地方是非请勿进，为了不给自己惹上不必要的麻烦，他很懂事地只在房间外的走廊参观。

殷寿是一个非常懂得享受生活的人，艺术上也颇有自己的品味。殷郊注意到他对于生活的细节，小到服饰的搭配、使用的茶具器皿都很挑剔，哪怕一副袖扣都必须确保妥帖。显然，即便是不太常住的郊区别院，他都要确保他挂满喜爱的画作。

殷郊就在走廊里四处游荡。虽然日常不太有鉴赏艺术的机会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天赋的，能很敏感地捕捉到作品想表达的内涵。他在不同的绘画前走走停停，慢慢消磨殷寿不在的时间。

忽然，一幅巨大的等身画像映入眼帘。

画中是一位温婉动人的青衣女子，一双清澈明媚的大眼，眉目间却隐含刚烈坚忍。殷郊非常诧异，一路走来都是风格较为统一的风景画作，没想到殷寿还会将巨幅油画画像作为私人收藏。

说不定这名女子是殷寿非常重要的人？这样一想，殷郊更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作者显然为女子的双眼着迷，非常着重细致地描画，对她的衣着反而没有多加修饰。

画作的背景模糊，没有多余的装饰。女子神情淡然，看似带着些微笑意，但眉宇间却是满满愁思。隔着时空，殷郊依然觉得自己可以与之共情。他被这双眼睛完全吸引住，简直看入了迷，不知不觉站了好久，连殷寿出现在他身后都一无所知。

“她那时候怀孕了。”

殷寿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把殷郊吓了一跳，差点跳起来。

“刚三个月，胎气不稳，医生让她少忧虑，但她总是不听。”

殷郊咬着嘴唇默默听着，原来殷寿是有过女人的，甚至还有孩子。他竟然完全没想过这个问题，一开始能和殷寿认识就已经是不可思议，更别提去了解干涉殷寿的私人生活。年龄和地位的差距，让殷郊此时此刻才意识到，彼此之间的鸿沟有多深。他对殷寿可以称得上是一无所知。如果不是殷寿主动打开大门，他对他的认知甚至仅局限于高档的酒店和永远玩不尽的床上花样。

“原来……”殷郊鼓起勇气开口，小心斟酌着用词，“原来你有孩子。那他现在在哪里呢？”

殷寿笑了，“我的孩子？”他抬手抚住殷郊的脸庞，“我的孩子，不就是你吗？”

言毕，低下头，一吻封唇。

画中的女子静静地看着，眸子里是终年化不开的愁思。

殷寿有老婆孩子这件事在殷郊的心里扎下了根，他无法不去思考自己在殷寿心里的位置。如果我只是他随意玩弄的东西呢？殷郊看着身畔沉睡的男人，心里有点难过。我确实只是他随意玩弄的东西，等哪天他玩腻了，让我离开……但是，如果我想要的不只是这些，该怎么办？

殷寿很清楚地知道，殷郊看着他的眼神，不仅是纯粹的爱慕，多了贪恋和不舍。

人一旦有了贪念，有了欲望，就有了被拿捏的软肋，被伤害的资本。

殷郊很明显地意识到，殷寿对他的疏离是从他见过那幅画开始的。他怀疑是那幅画提醒了殷寿，他是一个有家室的男人。殷寿见殷郊的次数变少了，他会在电话里告诉他，自己很忙，然后失去联系足足两个礼拜。他俩好不容易再见一面，殷寿甚至没有主动拥抱他。殷郊尝试主动张开双臂，殷寿却只是浅浅拥了一下便放开。

失落沉甸甸地压在殷郊心上。

殷郊感觉殷寿的爱好像指间不断流失的沙土，曾经他有满满一捧，如今只能眼睁睁看着，无能为力。

殷郊试过提前清洗好自己，做足润滑开拓，但殷寿只在摸到了体内按摩棒的那一瞬间，露出了玩味的笑容，对他的行为却不发一语。他依然会激烈地操他，把他完全操软操开，让他四肢无力地仰天摊在床上，看着空荡荡的天花板，内心无比空虚。

他想质问殷寿，但没有立场；他是不被承认的情人。他想起身离开，但不舍得，他渴望殷寿对自己重新露出充满爱意的笑容和呵护。当他重新站在那个女人的画像面前时，与第一次不同的是，他心里有了一点点嫉妒。

他嫉妒她拥有殷寿，他嫉妒殷寿为了她抛下了自己。殷郊久久凝视面前这位女子星辰般的双眸。她似乎在对自己说话，但千言万语，又似乎不知从何说起。殷郊想，如果你是真的存在，能给我一点建议吗？殷寿一定很爱你，那我是不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？

一双温暖的大手从后面伸过来抱住殷郊。

殷寿贴着他的耳侧，吻他脖颈，“你真的很喜欢这幅画。”

殷郊低下头没有回答。

“既然喜欢……”殷寿开始动手脱他的衣服。殷郊被画中人凝视着，感觉殷寿是故意要展示给她看，非常不舒服。他第一次为了自己的尊严强行挣扎。殷寿解开他的衬衫纽扣，冷不防被他挣脱出去。一时间，二人都停在当场。

殷寿抬手一个耳光狠狠抽在殷郊脸上。

力道之大，殷郊后退了两步，嘴里尝到了血的味道。刚抬起头，又是一记耳光兜脸劈了下

来。

霎时间，殷郊两边脸瞬间肿起老高，生理性泪水不受控地滑落脸颊，带出两道刺痛的眼痕。

殷寿知道他不敢反抗，上前双手撕开他的衬衫，直接把他摁倒跪下。殷郊上半身匍匐在地，屁股被抬高到半空，殷寿稍一开拓就直直地插了进来，好似一门大炮，硬生生撞进城门。殷寿把这场作秀的性爱演变成了对殷郊的凌迟。未经润滑的穴口被硬生生拉扯开，反复摩擦，好似要裂开。殷郊的脸埋在软软的地毯里，眼泪不断涌出来，被地毯吸收，因为疼痛，更因为心中无穷无尽的痛苦。

我这么爱你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

他抬起头，只能看到女子的双脚。脚边一行极细微的字，爱妻姜氏，落款：寿。

乍暖还寒的春日逐渐过去，日子一天天拉长，殷郊也终于迎来了命运最终的审判。那是一个温暖的下午，殷寿的司机来接他去见殷寿。电话里殷寿只说太忙了，没有时间亲自接他，“但我想忙完了，第一时间见到你，可以吗？”放下身段的殷寿让殷郊完全无法拒绝。他坐在车厢里，为再一次见面雀跃。

以往有殷寿在侧，殷郊从来不会注意到司机的存在，这次他才意识到，之前自己和殷寿在车里鬼混多少次，也不知道这位司机大哥听了看了多少。

殷郊脸微微涨红，又安慰自己，这样的关系于殷寿一定是稀松平常，司机大哥也肯定见惯不惯了。

“我们做司机的，最要紧的就是嘴严，会保守秘密。车可以开不好，老板的秘密一定得守住。”司机大哥对殷郊半开玩笑，“但你确实是老板第一次花了这么多心思的，他之前从来不会过夜。”

司机大哥意识到自己说多了，之后不管殷郊再试图搭话，都不再多言。但就这一句，让殷郊的心又飘飘荡荡起来。旁观者清，连司机大哥都这样说，是不是意味着，殷寿对他，确实是不同的？

殷郊怀着急切见到殷寿的心情，爬上三楼的楼梯。走廊尽头是殷寿的书房，他试图让自己忘记一楼那副女子画像。

推开书房的门，古朴简约的布置，厚重的实木家具，殷郊已经见怪不怪。一开始他每次进书房都战战兢兢，但当他逐渐意识到殷寿默许他可以自由出入，他就变得更有底气了。

殷寿不在，殷郊就随手拿了本书架上的书，打算坐在沙发上消磨时间。他不敢多碰其他东西，书房是敏感地带，万一出现商务纰漏，涉及到钱财，有理都说不清。

故事中总是有很多巧合，而巧合又会引发一连串的意外。巧合并可以避免，它就是命运故意安排在你最猝不及防的时刻。

比如随着殷郊动作，掉下的一页纸。又比如，鬼使神差，殷郊打开了这页纸。

一张普普通通的白色的印着字的纸。

“检验结果支持殷寿是殷郊的生物学父亲。”

殷郊盯着那一行字，看了一遍，两遍，三遍，反复确认，难以置信。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或

许不识字；第一次觉得这个世界，永远可以比荒谬更荒谬。

他想起初见殷寿，高大威猛，风流倜傥，身边那个男孩就是自己，满目崇拜、爱慕，把他当作天神般敬仰。

殷郊只觉得眼前发花，天旋地转。他想起他喊他“爸爸”，他高深莫测的笑容，此刻殷郊才发现，那隐隐露出的獠牙。

殷郊死死攥着这张纸，灵魂出窍一般，身体却止不住地发抖。他呆愣愣地站在那里，恶狠狠盯着那行字，期许多看几眼，字会自动消失。原来一直以来，都是我的一厢情愿。原来你早就知道！到底是为什么，让你甚至不介意和自己的亲生儿子上床！殷郊想起殷寿压着自己，阴茎在自己身体里反复出入的触感，胃里翻涌上来，止不住地干呕。他能回忆起床上的每个细节，闭上眼睛，全是殷寿的温度和声音。他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，背弃人伦，无耻下流，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可笑的东西！勾引自己的亲生父亲，爱上了自己的亲生父亲！

殷寿推开门进来，看到的就是一个濒临崩溃的殷郊。他好整以暇地站在门口，面色平淡，甚至带了一点微笑。

“你发现了。”

是肯定句。

殷郊突然意识到，这是他故意设下的局，特意安排的司机，孤零零的书房，轻而易举的秘密。

他脸色苍白，需要扶着沙发才能站稳，“你是，我爸爸？”

他愿意再给殷寿一次机会，只要殷寿否认，他也许可以当作一切都没有发生。

“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？”

“你是我的，亲生父亲？”他仍不死心，做着最后的挣扎。

“是的。怎么了，很惊讶吗？我以为我已经和你说过很多遍了。”殷寿的嘴角拧出狰狞的弧度，甜蜜的笑容浮上他的脸颊。

想到每一声调情的，真心的，饱含着感激和爱的，黏黏糊糊，亲亲热热，每一声，每一句，爸爸。殷郊感觉自己五脏六腑痛得厉害，弯下腰。

耳畔是殷寿嗡嗡作响的声音。

“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把遇到的有钱男人认作爸爸。呵，我以为姜女会生出什么样的儿子，也不过就是趋炎附势，贪财慕强。”

原来，根本没有爱。原来，我那些问不出口的窘迫，都是多余！……姜女？姜氏？

殷郊眼睛瞪大，眼泪刷地掉了下来。他颤抖着声音问，“你是说，画上的女人，是我妈妈？”

殷寿没有理会。殷郊比他想象中还要痛苦十倍，他肝胆俱裂的模样甜美到让殷寿都开始有点心疼他了。

“她用死亡分开我们父子二十余年。如果不是她，你又怎会没有爸爸？所幸，我们已经全然不分你我了，不是吗？”

言语中的暗示，让殷郊一瞬间怒火冲顶，目眦尽裂。他已经完全丧失理智，直接向殷寿扑了过去。

“你杀了我妈妈！你杀了她！”

殷寿一个侧身，躲过攻击，一拳打在殷郊的肚子上，轻松擒拿住他。殷郊被他制住，半跪在地上，胃液倒灌，吐了一地，眼泪不要钱地往外淌。

“殷寿，你为什么要这样……”他喃喃自语，“我做错了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你是不是骗我的？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”

殷寿鄙夷地躲开殷郊的污秽，“她宁可去死，都不愿和我在一起。送她上路，也是了却了她的心愿。”他的语调依旧是淡淡的，这条活生生人命在他心里没有留下任何情绪。

殷郊觉得从认识他到现在，第一次真正看清楚这个人的面目。他没有心，没有感情，没有任何值得眷恋的温暖。一切，都是假的，都是骗人的。

“姜女以为让你远离我，就可以保你一世平安。”殷寿洋洋得意地笑着，“她忘了，你是我的儿子。只需要勾一勾手指，你就会像个婊子一样被我操。我说什么，你又怎么会拒绝呢？”

殷郊大笑起来，笑得癫狂，笑得心酸。他笑自己太蠢，从头到尾被人耍着玩。他的亲生父亲当着母亲的画像上了他，他却在那为“爱情”争风吃醋。笑自己像一条狗，为了殷寿什么都愿意做，什么都肯做，患得患失，只为了乞求他的一个眼神，一个拥抱。

“殷寿……殷寿……是我太蠢了！我太蠢了！我痴心妄想，以为遇到了一个懂我的，爱我的人！我以为只要我努力挽回，我就可以永远和你在一起。我甚至在想永远，哈哈哈哈，我甚至想的是一辈子！殷寿，你禽兽不如！我恨你！你杀了我吧！你杀了我吧！！”

殷郊暴怒，企图反抗。他大声呐喊咆哮，似有猛虎将要奔腾出来，发泄着心中的痛楚绝望。殷寿牢牢压制住他，冷眼看着他做无谓的挣扎。

“你不是说，要做我的狗吗？”

殷郊的心都碎了。他放下尊严，放下自我，渴求爱情，却反过来成为杀死自己的尖刀。“殷寿，你不是人！你这个畜生！”他反复叫骂着这几句话，喉口喷出血点，含糊混着的都是泪水。

殷寿把他双手背后，用备着的绳索捆住，往地上一丢，拨通了电话。这处别墅的地下室，自殷寿开始筹划一切，便早已收拾干净，就等着来客到访。

殷郊靠在桌脚边，听着殷寿不紧不慢地吩咐着，“进地下室先关个十天”，他又抬起头，玻璃窗户关得严严实实，好像禁锢鸟儿的鸟笼。

自由的阳光在屋外召唤。

殷郊的眼泪慢慢收住，内心突然不绝望了。他在心里默回想着妈妈的眼睛，妈妈的脸庞。他们真的有一双一模一样的眼睛。他想起来院长讲的故事，有点伤感，却是开心的。“院长，你说得对，妈妈的眼睛长在了我的身上。我要和妈妈重聚了……”

妈妈，妈妈……

电光火石的刹那间，殷寿就看到一只决绝的小鸟，冲破牢笼的禁锢，直直向窗户撞去。撞碎了玻璃，撞歪了窗框，好像二十多年前那个主动把刀插进自己脖子的女人，在天际划出一道弃尘绝世的弧度……

妈妈，我是姜家的人。我们姜家的人，可以受辱，可以被辜负，但到死，都不会轻易屈服。

“砰！”

殷郊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，爱，带来的只有痛苦，没有希望。所谓爱的开始，就是绝望的开端。你以为你是掌控一切的猎物，殊不知，你只是命运手中的一枚棋子。

又到了一年的中秋时节，明月高挂，风淡星稀。

殷寿面前，摆放着一个实木相框，相片中的女子正是姜氏。

脚边笼中，一条姿色过人，容貌艳丽的“狗”，脖颈被栓了铁链，呆呆地跪在那里。他有着一头卷曲的长发，一直垂到两肩，挺翘的鼻尖，花瓣形的红艳嘴唇和一双瞳仁极大、深邃且无神的双眼。

殷寿轻摇手中的红酒杯，在相框边一碰，道：“中秋节快乐！我们一家三口，终于团圆了。”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